

《流学生》

原创 樹 忍冬自选集

2021-10-28

22:23

流学生

樹

“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”

——《创世纪》4:12

-1-

我只有在必要时才回我的宿舍。

我的房间差劲得难以形容。三张单人床挨着墙围成一个C字，三个衣柜在剩下的那一面墙前立成一排，二十平米的空间便所剩无几。前些天还闹过虫子，一顿清扫下来，从某个舍友的柜子里摸出了一个香蕉、一个苹果、两盒剩饭，几块黏巴的湿肥皂，和一堆薯片渣。我和另一个舍友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抖了一遭、叠了一遍摺在衣柜里，因为他没有衣架。

Domestic life domesticates man, 我觉得我像个妈妈。

但更气人的是气味，一股来自某个舍友身上的、夹杂着霉味和汗味的味道。我买了一瓶Jo Malone的罗勒柑橘香薰试图把它压下去，但终究正不压邪，空气闻起来像个烂了一半的橘子，那个九年级被我埋在田径队沙坑底下的橘子。

数学上说，既然找不到全局解，找一个区域解总是可以的；于是我开始喷香水。我把香水对着房间喷，对着天花板，对着我的床，我的衣服，我的手腕，我的脖颈，假装曾有个橡木烟草香的爱人借着暮色眷顾过我的房间，轻抚过我的肌肤，而我点燃过蜡烛迎接过她。

在这个两百五十多年历史的学校里，总归有几个野鬼被我喷成了风流香魂，我想是他们每天保佑着我活着进出这间宿舍，我希望他们也能保佑我门门及格。走入那扇标着302的门真如同但丁进入地狱一样绝望。Abandon all hope, ye who enter here. 在这所以“In God We Hope”作为motto的学校，这真是个天大的玩笑。操。我不要回宿舍。我要回家。

-2-

我的一个舍友叫丹尼尔，是个肯尼亚人。我的另一个舍友叫杰克，是纽约州来的。而我叫树，屈子的那棵树，“受命不迁 / 生南国兮”。

我觉得农村给孩子起个贱名确实有点道理，因为人常常往着与名字相反的方向头也不回地狂奔而去。名里带个“乐”的在 contemplate suicide，名里带个“语”的和日裔美国人炮友尝试讲中文，而名里带个“树”的我扎不了根，遍地流荡。

普城很小，流浪的我曾在许多地方度过午夜。故事的开始往往是我某晚上从图书馆回来，刚推开宿舍的门就被恶臭直击鼻腔，只好狼狈地带着睡袋去楼道里别的朋友的宿舍过夜。在坚硬的胶合板上睡上一夜，早上醒来好似被暴打了一顿，浑身酸痛；如果是侧身入睡，被压着的那一侧会麻到失去知觉。保命要紧，于是我不再去朋友宿舍里留宿了。

我第二个流浪的地方是学校的教堂，那里二十四小时都不上锁。我如同投奔卞福汝神父的逃犯冉阿让，在月色下轻轻推开虚掩着的门挤进去，然后蹑手蹑脚爬到二楼，对着祭坛后面的十字架行了礼，再沿着楼梯爬上管风琴台。

但教堂里是不好睡觉的，十字架上的基督在看着你，十字架前的圣母像在看着你。我只好把背转过去掀开琴盖弹管风琴，抬头发现是一面镜子，我在看着我自己。我闭上眼睛摸索着琴键，闻着教堂里的气味，是神父每周熏香的残余。

嗅觉不像听觉和视觉，是没有回忆的，教堂暂时将我从宿舍解脱了出来。我让自己流浪的躯体慢慢装满乳香，然后再摸黑

走回宿舍回到床上睡觉。有如小学值日时从厕所打的那一桶水，红色的塑料桶身上抹着一条条黑色的印子，我把它从厕所拎上楼时已经洒了大半，只能借着剩下那点水拖地——

而我也借着肺里剩下那点乳香入睡。

然而这样抽乳香终归不是个出路。《西游记》里的妖怪能偷吸香火成精，但我还没听说过哪个流浪汉偷吸了教堂的熏香成了圣人。我继续着我的流浪，从一所学校逃到另一所学校。

第一周我坐了半个小时火车去了哈佛。我去的时候抱着一点聂鲁达的私心：我要在John Harvard雕像上做，流浪者对路灯做的事。流浪给了我自由的身体，我要当一晚上的哈佛学生。

于是我给自己灌下了一整瓶水。半夜一点，我走到John Harvard面前，刚想掏出工具，迎面却走来了五个兄弟会的男生。他们拿了一把椅子攀上了雕像，领头的解开了他的裤裆放水，一条小溪在昏暗的路灯照射下隐隐泛光，如同阿帕拉契亚山间月下的泉。

我只好憋着跟着我高中学长走回了他家，他让我留宿在他家的客房里面。他客房很久没人打理了，洗手间地上还有装修时掉落的石灰渣滓，但我睡得很香；我从未如此感激过一个人，临走时我好好拥抱了他，他很惊讶。

又有一周，我带着睡袋坐了五个小时火车去费城找我高中舍友。推开宿舍门，隐隐约约传来一股老房子的霉味。

“我们有点漏水。”舍友指了指天花板如是说。

“没事，”我笑着把睡袋铺开丢到地上，“比我宿舍好多了。”

那天下午我在宾大的校园里陪着一个初中好友乱逛，走了近三万步，还在沃顿的Huntsman楼前面照了张照。我把照片发在了instagram上，说，I got into Wharton today。不一会儿另一个朋友跟我发了个聊天记录：

“which university does he really study in
他是吉普赛人吗”

我笑出泪来，却也不知道眼里的泪是不是真的笑出来的。

-3-

我曾以为流浪对我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起先是被迫地决定去美国读书，再是申请美高的时候在一所学校和另一所学校之间走访，抑或者说，流浪；中间又转了趟学。后来一数，美国五十个州，我去过十六个，比我大部分的美国同学都要多。

我逐渐适应了这种感觉，逐渐喜欢上了飞机的加压空气和火车的微微颤动，学会了在美国延绵无际的高架上驰骋时，将视线投掷于远方的原野之中。甚至，在乡间徒步或者奔跑都能让我欢喜惬意。我加入了学校越野跑队和公路自行车队。我还爱上了露营，在夏天我去犹他的峡谷和北卡的丛林之中，每次和同伴们住上两三周。

2021年的夏天，我计划和朋友一起去看流星，但错过了去爱荷华州的飞机。在误了飞机的懊恼中，我看了一会儿哪里光污染少，又查查哪些地方订的到酒店，很快决定去波士顿附近的Martha's Vineyard岛上露营看流星。

我们坐车前往渡口，乘末班渡轮上了岛租了自行车，又在暮色中骑了六七公里到达了预定的地点。原本看地图以为会是一个小镇，谁知道只是一个三岔路口和一户没有人的房子。我们摸黑沿路走了一段，看到了一座关了门的图书馆，屋檐底下还亮着灯，便打算屋檐下露宿。我和他坐在长椅上就着昏黄的灯光聊天，吃着零食，很是惬意。这就是流浪的感觉，我

想。

灯灭了，在十点钟。

我俩同时猛吸一口气。图书馆挨着一条大路，偶尔有车经过，我们不想被看见，但我们又想要安全。这是一场与条子的死亡探戈，充斥着黑色的政治幽默。结论很简单：我们得轮流守夜，我守一个小时，他守一个小时。

石头剪刀布，我先守夜。朋友随着蚊子的营营缓缓睡去，我坐着看着远处树林的黑影发呆，这才想起来这次流浪的目的是看流星。我仰望天空，却发现大雾茫茫，只有我和朋友，一个醒着，一个睡着。

我闭上眼惭愧地把头埋在手里，杀虫剂的味道充斥着鼻腔。我只配旅行，我不配流浪。

我愣着努力去幻想浓雾之上的天火。流星是孤独的，绝没有两颗流星同时飞过。人类浪漫化流浪，把它的概念偷换成旅行，把它的危险阉割掉，让它发胖驯化成一只肥猫。Bullshit. 最终能快乐回家的流浪都不叫流浪。流浪的本质是孤独的，是一种无根的孤独，an absence of a good ending，好比坠落的星星。

-4-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人的一生在流浪，自打娘胎里生下来，就和物理家乡割舍了。这么想来，男人生来就是罗姆人（或者，in an eurocentric slur，吉普赛人），都想着回归浦西，哪怕是回归多么短暂。每一次回归小小地结束流浪的分离，都打造出一个美好结局。

It's a temporary good ending and a separation and a good ending and a separation and a good ending and separation and a good, good, good ending—
and an eternal separation.

结局这么孤独，本质依然是流浪。但对于美好的追寻并不是对流浪现实的逃避。我想，要是不去追寻了，精神萎靡了，那可是最大最大的逃避。

-5-

天的末端已经泛起了白，太阳即将升起。我看了一眼手表，四点一刻。在不久之前，图书馆花园的定时自动洒水器开了，如蛇一般从四面八方嘶嘶作响，吓得我和朋友跳了起来抱头尖叫。天一点点地亮了起来，在晚上的恐怖影子褪成了花园里的树丛和雕像。我们借着微光清点了随身物品，翻身上车骑回了港口。

我知道我这次出来的真正目的，我没有跟我的朋友说，我没有跟我的朋友说我六七月份的mental breakdown，我没有跟他说我想要逃离充斥着夏日波士顿的压迫，想要逃离我的家庭，我想要逃离，逃离，逃离。

可如果每一次逃离都轻易有着皆大欢喜的结尾的话，那我永远逃离不了呀。

我重新开始审视“流浪”。这个被我误用了许久的词，它尝起来崭新无比，如同海岛上夏日的晨风穿过树林，如同自行车冰冷的把手浸润体温。旅行和流浪的本质在于结尾。同样是追寻，旅行是如同圆环的好结尾，而流浪是坏结尾，甚至没有结尾，但却是最真实的结尾。

命运诅咒我以流浪，大地不接纳我。而我将背负着这个诅咒走下去，如同西绪福斯面对着他的巨石。我寻不到，我接着寻。

“你是吉普赛人吗？”她问。

“吉普赛人的生活万岁。”我说。

樹
未认证神父
精神猫猫
人型X光机

